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任應銑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宋仁宗慶歷二年歐陽修知諫院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陳邊事奏曰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僚言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況二人

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況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北敵見在涼甸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因無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召對

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名見聚議或各令互述所見或只名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

三年修乞令韓琦居中范仲淹在外上奏曰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比來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忽兵攻寇凡關防邊備正要枝梧伏覩朝旨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為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去仲淹已作𠫵

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才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陜西軍民恩信尤為衆所推服今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效則且令了賊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漸修於闕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趣仲淹速去以備不虞

修又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畧陜西劄子曰臣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况等歸闕昨來琦等奉命巡邊本為西賊議和未決防其攻寇要為禦備今西方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况各有奏狀言邊防有備請朝廷不須怯畏每事曲從竊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至敗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

議方未決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況事無急切何必名歸其名韓琦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經畧以俟西賊和議如何

修又論乞詔諭陝西將官劄子曰臣風聞昊賊今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難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為禦備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望通好便生懈怠萬一西賊驟出忍兵擊吾弛惰則立見敗事乞速詔邊臣密諭與西賊辭未遜順

必不通和之意各使先知絶其顧望早為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謂朝廷此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因此便無討賊之志仍乞便因詔諭示以激勵之言云朝廷以昊賊罪大意在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盖以外有爾輩在邊必望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束勸勵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以來未聞以賞罰號令激動人

心使具竭力者此最宜留意
修又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曰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
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
西夏約和了與未了𥚃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
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敵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
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纎介之隙而輙萌姦計妄
有請求竊以彼固貪惏性本無饜遇强則伏見弱便欺
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為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

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為功别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為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敵人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茍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静自河以北絶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敵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

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為得也况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為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僚中選擇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粮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兹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為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

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敵壘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為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

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强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内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敵國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别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竒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

之來可以賄觧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習以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揺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

修又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曰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強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

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為國之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為孤壘其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何況西賊議和事連北敵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為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絶和何況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

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内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地蓋小人無識只茍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乆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為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為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為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命龎籍力爭取昊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縁此一事得絶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説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

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盬利以惑聖聽伏望聖慈不納浮議

修又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上疏曰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

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户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

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户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

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别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禀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恵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

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疏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

慮深思
修又上疏曰臣伏見朝廷近為修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為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騷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為利而不欲癈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

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為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況今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効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滬則沿邊

武臣盡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功效者絶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為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恐他人不能綏撫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緝蕃部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

聖意斷而行之

修又論西北事宜上疏曰臣昨在河東閗北敵事宜說者多端而少實其役兵動衆修城掘壕凡所興為則有蹤跡昨三月四月之閒於北界地名大栁谷銀甕口與蕃族相殺契丹累敗折却主將數人見今抄點中軍秋冬必大交戰此亦說者多同而不虛惟云夾山部落叛歸元昊契丹與西賊相攻又云西賊見在河灣會劄寨兵馬尤多或云二敵詐謀欲合而攻我此一事則說者

雖多而以人情料之皆不可信自西賊叛我以來更事契丹甚謹蓋已與中國交爭則屈已事隣乃其常理二敵自來未聞釁隙而忽納夾山小族反與契丹立為大敵但恐元昊黠羌不為此事以此言之不可信也契丹若寇邊鄙當先自河北不應便出河東若云出吾不意則兵釁未成必未突然入吾險地是北敵必不攻河東矣西賊二年之間累次遣人通好國家過當許物已多今盟約垂成而忽聞契丹數百里之路崎嶇勞師入吾

險固以此而言是西賊必不攻河東此其不可信者也
然北戎抄㸃人馬聲張已久今漸向秋必已聚集邊臣
但見敵兵聚在界上不得不至驚疑惟在朝廷料敵制
謀養威持重不為輕發使敵不可窺則得計矣其寇為
禦備次第臣今具管見畫一如後
一據今事宜不問北敵攻夾城與元昊但不過邊人
自相攻耳然敵兵在我境上不可不為支準惟當
持重以待未宜便若寇至而大集窮邊虛成自擾

但訓兵練卒於并忻嵐憲屯結以候太原去忻州一日半可至忻州去代州一日半可至嵐州去岢嵐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屯忻并而應援代州屯嵐憲而應援岢嵐賊至則使代州岢嵐堅壁清野待其師老徐以忻嵐等兵擊之此用兵之法也如此則兵來不失應敵不來不至虛驚其代州岢嵐但用去年防秋兵數可矣惟治器械擇將帥此非倉卒可辦宜急為之具

一河東沿邊州軍器械全然不堪臣昨到彼見逐處弓弩無十數枝可施用者問其何故云為省司惜筋膠支請不得縱支得卭角短筋碎不堪使用久無物料修治是致廢壞臣亦知京中筋膠角絶少然若遍支與諸州軍即恐不及欲乞且只支與沿邊州軍仍乞選差幹事官逐州自遣一員上京支請便令自監修補其諸州木羽箭臣曾逐色用草人被甲去三十步以硬弩射之或箭幹飛掉不至

或箭頭卷折不入此乃臨陣悞事之物十無一二堪者惟舊竹箭雖翎損鏃生秀射之亦能入甲又數目不多亦乞委官揀點修换

一代州知州康德輿老懦不濟事臣方欲到京奏乞替却近知已差張亢然德輿却充并代鈐轄只此職亦非德輿所堪乞與一近裏小處知州鈐轄別選差人

一代州諸寨主監押三十餘員内無三四人能幹而

曉事者伏乞早行替換仍乞於近日臣寮準密院
劄子舉到堪充將領人內差充寨主監押
一㟁嵐軍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而城小壕淺須
合增城浚壕乞降指揮下河東那打白草廂軍及
本軍係役兵士早併力修葺臣曾狀奏乞米光濬
且令知軍蓋光濬已知彼中次第當事宜之際若
李緯乍到恐處事未盡合宜又緯必非㟁嵐久任
之人其米光濬伏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修又論麟州四議疏曰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間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準樞密院劄子備録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馬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别有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説列為四議一曰辨衆説二曰較存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經久之謀庶近禦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説者臣切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説有四或欲廢爲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爲寨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茍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爲州其城僻堅完地形高峻乃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黄河與府州各纔百餘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七十里之近而棄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説未見其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

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為實邊之本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為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急而營輯如其家事之專方可収其遠效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臣謂減兵添堡之說近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大

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為河外數百邊户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境之人然賊亦未敢據吾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兀爾府州便為孤壘而自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河對岸為之巢穴今賊

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
泛舟踐氷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內郡盡為邊戍以
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歷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
粮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粮一十四
萬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
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尚有七千五
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粮又有并忻等十州軍

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巡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為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添臣謂令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置一都巡檢其鎮川中堠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塞堡以一都巡

檢領之縁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徳軍屯兵可以就保徳軍請粮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廵綽有餘或些小賊馬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塞之兵不失應援盖都不去百里之内非是減兵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土豪委之自守

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况所謂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偽凡於戰守不至乖謬若委以一州則其當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兵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內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可倍也必用土豪非王

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則素已知名况其官序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後効苟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為捍邊之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

三年集賢校理余靖奏論元昊請和當令權在我疏曰

臣切聞賊昊差私置官入境相次到闕欲與朝廷通和

事伏以息兵減費遠人順命國家大臣至於邊將咸欲息肩以休士卒臣愚料之以謂挫契丹之氣折西羌之銳不如不和最為得策假如元昊貪我財貨甘心臣伏比之為禍大於今日臣請別白言之伏自國家用兵五年已來三經大戰軍覆將死財用空虛天下嗷嗷困於供給今乃因契丹一介之使馳其號令遂使二國通好君臣如初吾數年之辱而契丹一言解之若契丹又遣一介有求於我以為其謝其將何詞以拒之若國家又

有所惜必將興師責我謂之背約則北鄙生患二境受敵矣矧西戎自借名號未嘗挫折何肯悔禍輕屈於人今若因其官屬初來未有定約但少許之物無滿其意堅守名分以抑其僭雖賜之甘言彼必不屈則吾雖西鄙受敵而北方未敢動也何以知之昨梁適使北之時彼主面對行人遣使西邁意氣自得自言指呼之閒便令元昊依舊稱臣則是契丹之威不能使西羌屈伏彼自喪氣豈能來責故臣謂今之不和則吾雖西鄙受敵

而契丹未敢動也若便與西戎結盟則我之和好權在北敵中國之威於是盡矣契丹責我則二鄙受敵其憂深矣伏願陛下與執政大臣密謀而深思之無令陷彼計中則天下社稷幸甚必不得已而與貨財須作料錢公使名目便將靈鹽銀夏作兩鎮則賜予倍於往時而君臣名分不改矣或欲速成和好而屈名分則天下共恥之雖強兵在境有血戰而已矣若他年賊自有疊來求和者權在我而不必拒之也惟陛下裁之

靖又乞韓琦兼領大帥鎮秦州狀曰臣准五月七日詔勑節文今後三館臣寮如有邊防要切機宜及朝廷大事並令具實封奏臣竊聞已降勑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管韓琦范仲淹並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彥博知秦州者臣聞兵之勇怯在乎將勝敗在於氣竊見賊昊侵軼邊鄙以來大戰者三矣延安之役人猶勇鬭好水之師陷敵伏中定川之敗不戰而走此皆賊乘屢勝之氣而吾將勇怯之分也臣觀賊昊雖曰小羌其實

黠虜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翦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長勝之勢金明之族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之地援兵難集故次取之涇原將帥軟懦故又取之此乃賊知先後之計也臣竊料沿邊諸郡最富最實者秦州耳賊所以盤旋未敢攻秦州者三焉邈川尚強雜羌未附而韓琦為守也此賊昊之所畏朝廷之所恃也今可憂者邈川唃族為賊所侵漸已挫折一恃去矣其餘雜羌附漢者未必全歸賊者未必誅向我堅

者往往族滅而不能救今雖受我封賜賊兵若至其肯死力而拨我乎此二恃去矣若使韓琦且守秦州招懐部落撫以恩信訓勵士卒聳以忠果猶須擇材勇以為閫將庻幾全輯三恃使賊有所畏可也今乃專委文彦博許懐德守此一路臣深為朝廷憂之臣亦非敢横議沮事但以三軍所恃者將耳韓琦數年在邊雖未成功羌賊知名士卒信服今一旦使文彦博代之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肯用其命乎且彦博新進懐德無聞羌

賊固將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仲淹在涇原遥節制諸路以為聲援但益秦州之憂耳賊若出其上策以一軍守尾亭則涇渭之師不得南矣以一軍趨隴坻則岐隴之兵不復西矣以一軍直擣秦州而援兵不至族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出其下策前驅雜羌所在掠奪則吾之救兵雖可至勝負未可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以為不然此所以出我不意也臣以為當今之計不若急遣韓琦兼領大帥歸鎮秦州增兵故關以扼衝

要諸路有急不妨應援此最安危之機也葢涇州之戍以當兵衝以成輔車之勢一大將居之足矣更宜擇材勇以代懐德亦最急也賊自屈强以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將以摧其鋒則庶可屈伏矣朝廷措置大事臣妄言其間甘俟罸鑊

靖又奏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狀曰臣近奏狄青知渭州尹洙知晉州不協物議未蒙朝旨者臣切謂若非大臣全無憂邊之心即是徼臣當坐罔上之罪二者之閒

必有一焉臣伏思陜西四路惟涇原山川寛平易為衝突若戎馬之勢不遏則為關中之憂關中之憂則天下之憂也故國家自有西事以來以涇原為統帥之府前歳葛懐敏喪師之後朝廷欲差范仲淹往彼綏輯尚先遣中使諭之以意其時仲淹不敢獨當此任乞差韓琦同往朝廷遣韓琦范仲淹同共經畧又差張亢知渭州狄青同為一路部管琦等雖名四路招討其實只是營度涇原亢領州寄青為鬬將即是朝廷憂涇原如此之

深也及至去年召琦仲淹赴闕又使中使問仲淹何人可以為代於是差鄭戩替韓琦仲淹充四路招討尹洙代張亢知渭州至秋又差韓琦田況往彼宣撫則固知朝廷未嘗忘涇原也今年已罷鄭戩歸永興又移尹洙知晉州遂令狄青一身兼領三人職事且仲淹號為最曉邊事不敢獨當孫沔亦是朝廷精選而託疾不行是涇原有可憂之勢豈青匹夫獨能當之仲淹豈忘之乎大臣必謂韓琦仲淹二年涇原成規可守故專任狄青

足以了事臣實以為不然伏自懷敏覆没之後兵氣沮喪未有小勝百姓遭刼掠之餘雖欲歸復而生業未備幸賊未至而謂全實議和未定而早懈怠抽減將帥軍民之心尚何所望而敢自安乎且向來於生户界中修一城寨尚有刼奪殺傷不能相保賊馬若至誰復安心是大臣全無憂邊之心明矣初緣昨者狄青尹洙倉猝行事上煩朝廷臣竊料朝廷之意謂此二人徇偏見之情以倡和故換孫沔在青之上欲令庶事在所商量今

來只因孫沔稱病遂將涇原路兵馬專令狄青進止豈
天下之廣更無一奇才可以知渭州與青共事者是大
臣不思之甚也況始因行事猝暴朝廷不欲問罪遂得
專兵柄不知是何賞罰且緣青驟自行閒未著大功蒙
恩超擢又其為性率暴鄙吝偏裨不伏所以劉滬敢罵
尹洙乳臭狄青一介耳今來以青獨當一路豈不憂偏
裨不伏而敗國家之事乎雖傳聞仲淹請行若朝廷從
之不過本州駐劄大節須別得渭州知州與青緩急商

量戰守之勢又況龐籍守延猶與王信等同事今來反不及青獨當最難一路無乃籍等羞與為伍以懷怨望乎朝廷之賢一至於此伏乞陛下詢問大臣如或將來賊馬衝突涇原狄青果能保必勝之勢不貽朝廷之憂則臣甘先就誅竄以當罔上之罪

四年靖改起居注論契丹請絶元昊貢獻事上疏曰臣伏覩契丹人使耶律元衎今月二十四日朝見訖中外臣寮但聞報西征事又知河東邊奏甚急無不憂懼雖

北邊事宜云征夾山部落且夾山小族而契丹舉國征之事勢甚大恐似別有謀者臣切思之朝廷於西北大事前後處置失錯所以敵人乘釁肆其憑陵今者使來必此之故切緣元昊世稱藩臣一旦僭叛招攜出討當自圖之而乃屈中國之威假契丹之援借人之勢權在他人此謀始之失也臣去年在契丹彼主親與臣言梁適去時云伺西事了遣人來謝及以元昊表示臣俾知元昊畏服之意又與臣言乾元節信使回日請仔細報

來及臣歸朝首言此事只緣呂夷簡病退梁適差出使乃隱諱云無此言暨乾元節信使蕭忠孝來問館伴張錫錫終不與言元昊商量次第朝廷當昊叛時則遣使告之及其和約欲就則問而不對必疑朝廷有異議矣此始末不同之失也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奏陳款其所謀四事一曰借邊兵二曰借邊粟三曰假數年之物四曰絕元昊之和遙度敵情在此而已必若假借財物拒之有詞唯與元昊絕和最難處置臣切計之遜詞以謝

北敵緩詞以款西戎茍紓歲月之禍誠當今可行之策也然臣愚慮兵之禍自此起不宜處置更有失錯今若徇北敵而絕西戎亦有兵禍納西戎而違北敵亦有兵禍二敵連謀共為矛盾之勢北人才去西人必來拒納之間動皆有礙擇禍就輕守之以信使曲不在我即得其要矣必若棄元昊以為外虞堅絕其約使契丹不能反覆而邀功此最久安之策恐謀者不能終之且元昊所以抗中國者僭尊號改年名不稱臣不奉表此其屈

強之勢也今皆捨去而歸我矣三年謀之而一朝絶之及其既去北敵使至將又招之兇狠之性豈不懐忿此起兵之禍也契丹所以取重於中國者亦欲成和好之事專與奪之權也今西戎偃蹇而不從朝廷沉吟而不報及其使我絶之而遽即成之桀驁之氣豈不懐怒此亦起兵之禍也然而彼欲舉兵而使我絶約皆契丹之狡謀耳臣切料北敵因弋獵之勢為舉兵之名欲邀成功以德於我若報之曰天下之民一也本朝之兵尚不

忍令其戰鬬以趨死傷之禍況隣國之兵冒白刃而不憂其傷非所以兼愛南北寧失一小蕃不可傾兄弟之國蕭偕回日曾達此誠且未嘗乞師無煩大舉若元昊自有釁隙違忤北朝今日出師非復預議又元昊使來每稱北朝之意早縁名體未順難以從之近者稱本朝正朔去羌人僭偽之號而稱臣矣只以事要久遠故須往復商量今若事體准前固當拒絶但業已許其每事恭順則受其來歸若來而拒之則似失信且中國以信

自守故能與四海會同儻失信於西人誰復信其盟約若北朝怒其叛而伐之南朝因其服而捨之共成德美亦春秋之義也彼雖無知固當聞此而悛心矣唯重幣輕使以結之使其有邀功之心則必緩圖我之患臣又聞前歲契丹鮮甲後幽州亦遭劫掠財物迫奪婦女發掘墳墓燕人苦之今河東近邊恐有衝突須作隄備以戒不虞臣嘗覩契丹氣陵中國掊拾事緒以起釁端歸於強弩相射利劒相擊而已不可不早備也唯陛下圖

之

靖又論元昊所上誓書上疏曰臣竊聞國書到闕議者紛紛以不靖深入為書中微詞不敢與元昊誓書緩行封册之禮以觀其變此皆游談之過也臣昨在契丹預聞書意彼主親與臣言如行封册之請遣使深入軍前恐契丹軍馬到彼誤有殺傷即别無微意臣又詳觀二國形勢唯有速行封册使元昊得以專力東向與契丹爭鋒二國兵連不觧此最中國之利設若二國交兵雖

有勝負契丹不能止我之和謀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戰勝元昊伏罪則我與元昊通和契丹自以為功又如契丹戰敗則我與元昊通和在前自非覬望加以契丹意在僥賽元昊豈復妄怨於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儻或朝廷懷猶豫之意謀不早定則事久變生非我之利切以元昊天生凶狡非獨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强盛尚敢侮慢況於中國數戰屢勝徒誘於利乃肯和耳豈是心服若知我逗遛以待其變則翻然屈伏於契丹而專

力肆忿為患於我未必輕於契丹也臣之愚慮以謂封冊元昊在二國勝負未分以前則元昊有以為恩契丹無以為詞今若謀慮未定二國交兵萬一契丹戰敗而遣使堅來止我之和則何詞以拒之不如先降敕命差定夏國封冊使俾其知之以堅西賊之心專敵契丹此則鬬二敵之策也惟早圖之

三年賈昌朝上備邊六事奏曰臣竊惟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其權當時

以為萬世之利及太祖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胄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稟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此已來兵不復振近歲因俵倖子弟飾廚傳沽名譽不由勲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末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爾禦侮平患何望於兹然乘邊鄙無事尚得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練固難指蹤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御不練之士故戰必致敗此削方鎮兵權過甚之弊也且

親舊恩倖已任軍職者便當為將兵諳戰法素不知曉一旦付千萬士卒之命使庸人致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臣謂守鎮之地無數更易管軍并刺史以上官秩宜審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勲李昭亮輩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别擇人代之此臣所陳救弊之端也方今備邊之尤切者凡六事其一曰馭將帥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於内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太祖

皇帝着煖帽被貂裘御講武殿氊幄顧左右曰今日此中寒不能御況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裘帽遣中使馳騎往賜全斌此御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等討江南召彬立於前漢瓊等立於後授匣劒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得以專戮之漢瓊等股慄而退此御以威也今命將帥心先疑貳非近侍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恱者以例所當得也葢向來錫與一皆用例如舉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也

又陜西四路自部管而下鈐轄都監廵檢之屬軍政必相參謀計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效爵賞威刑皆得便宜從事偏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羌権賦税府庫之物皆得而用之如太祖監方鎮過盛雖朘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財用則皆聽其專有功則必賞有敗則必誅此所以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

河北河東強壯陜西弓箭手之屬皆土兵遺制也且敵國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食好馳射自古御寇却敵非此不可然河北鄉兵其廢已久陜西土兵屢為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為河北河東強壯除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外每因閲習則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為軍其能絶類者籍記其名姓而遞補之陜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粮俸多就黥剌混為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

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為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下令諸軍食無肉衣無帛營舍之門有鬻酒肴者則逐去之士卒有服緒綵者則詰責之異時被甲鎧冒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以當百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資謂之落權正授者雖未能易此制即不須一例使為部管鈐轄宜於其間擇實有才勇可任將者授之

又今之兵器類多詭狀造之不精且不適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陣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之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將則合隊皆誅何患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敵人今敵人蕩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敵合從以犄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賄是朝廷歲遺二敵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非

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戎諸國如沙州唃廝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等處皆舊通中國今為二敵隔絶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敵必憾於諸國矣憾則為備為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且屬

户者邊陲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内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為強敵脅從而塞上諸州藐焉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敵之期請令陜西諸路縁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務在招集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為酋帥如河東折氏庶可為吾藩籬之固矣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審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

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守晉陽李漢超守隰州李繼筠鎮昭義趙贊領延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彦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榷之利悉輸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税召募勇士以為間諜蕃夷情狀無不預知者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遺不過數千錢但略涉境上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敵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險

易之利勢絶而莫通夫蹊不測之戎入萬死之地覘伺
微密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自效乎頋鑒藝祖
將帥之制邉臣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為牙爪而
臨戰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為覘候而坐知敵情免
陷兵之耻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宋仁宗慶歷三年樞密副使富弼論削兵當澄其冗弛邊當得其要上奏曰臣聞茶鹽之法漢唐之所取贍也孔僅建白有釱趾之刑桑羊畫策為安邊之本張林衛覬踵陳其方此煑海之利也至如張滂始倡於正元之

間王涯繼議於太和之後鄭注趙贊並沿其術此搉山之税也國家茶塩之利無唐數十倍矣向以邊隅用兵經費不足主計之吏益求其羸新舊之法屢更是非之議紛起羣商咨怨遠近諠然究其弊端奚厚利之可致哉試陳一策或可取焉臣甞究桑羊之説覩倪寛之論從大夫之計則曰修鄣塞備屯戍必蓄貨長財以禦不軌通有無調緩急必建本抑末以制豪人覽文學之策則曰廣道德開仁義必本修民慤以興教化遏貪鄙尚

至誠必防塞利門以劭農業二者之術交尚而相勝卒無所歸準由是溺利權者不知興王致治之本談古誼者不知佐財備邊之急今徒能語興王致治而不能思其急則腐儒之議也止能語佐財備邊而不能思其本則霸圖之駮也今國家追王風黜霸畧國用稍艱而利課遂梗者兵不可削籍而邊不可弛候故也然兵有可削之術邊有可弛之謀所謂兵有可削者非能去之也在乎澄其冗者而已所謂邊可弛者非不備之也在乎

得其要者而已今中自京畿外至州縣防戍之卒屯駐之兵其籍盈數百萬無技勇者有之矣瘦弱朽邁則虛為耗蠹是皆可澄之者也今屯備之要存乎西北自西羌叛命以來朝廷制禦之術為不少矣其北鄙雖結驩奉好無輕慢寇鈔之患然烽候不可不嚴堡鄣不可不備且邊陲所恃唯騎與射若夫勁弩大戟長矛巨盾鏃之所中刃之所挂洞胷連腋則非彼之所能加也儻釋騎而就步則參伍不能當中國之一必若馳高驀下規

迴矩折則非中國之騎所堪也中國之馬駔駿既少騎士或非精習戰陣之際步兵整頓騎士馳突多或蹀亂誠宜損其駑下存其精鋭以增步兵東漢嘗詔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此其効也而況給一騎之芻粟可以贍步兵數人矣得不違害而就利哉此又可以澄之者至如今之邊候多屯内兵土宜非所堪技能非所習而坐食儲峙慣怯給賜久恬安逸靡知艱苦有未嘗識陣伍而聞金鼓者忽有一旦之用探三屬之甲雪霜增其

慘瘃墮切其身則恐疲瘁顛仆之不暇非全勝之師也夫邊徼之人土俗慣忮便騎射能寒苦與戎人習尚一同寇或暴至皆能全保聚有鬭心雖討擊驅攘亦嘗參用然什不得伍所遺實多莫若歲乘農餘鳩集勇壯教以長技繕其利兵示之以進退之形權之以賞罰之柄分之以部隊領之以幹臣粟帛可以不供賦租可以自贍角前犄後翼以內兵則為全勝之師矣此所謂得其要者如此而後利途可以寬本業可以阜教化可以振

貪鄙可以消而免譏乎腐儒之議漸遠乎霸圖之駁也

願陛下不以臣説為妄特留聖意

四年弼上河北守禦十三策疏曰臣伏以北敵自古為

中國患黄帝時謂之獯鬻周時謂之玁狁秦時謂之胡

漢時謂之匈奴唐時謂之契丹其名雖異其實則一也

有民人而不能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財貨寒無温麗之

服饑無甘珍之食凡百所欲率皆不足只知有射獵之

事鬬戰之習恣其欲逞其强而已矣於是見中國之盛

萬物之富非已之所有求而不可得貪惏之性濟以趫武則不得不為邊鄙侵掠之患也然為患深淺係其強弱亦係中國盛衰焉或暫而入寇或連歲擾邊或散處中原或逐出漠北或費兵力而臣蓄之或從權宜而元禮之伏叛相倚勝敗不常歷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困百姓而外事四夷故有曰視為化外放之而已復有曰接以禮讓羈縻不絕而已又有或質其子或盟於天或啗之金帛以厭其欲或結之姻好以𨤲其心自古謀謨

之臣運籌畫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者亦惟此數科而已國家初得天下震耀威武太祖待北敵僅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太宗因親征之衂敵勢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嗣位之始專用文德于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敵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乗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懽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議

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搢紳慮患者謂之迂濶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敵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西北之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於是陰相交結乘虛有謀邊臣有奏敵中事宜則猶曰探候之人妄報所以希賞固未嘗聽也暮使每到朝廷悖慢則尚曰異域之人無禮是非異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謾嚇佯為包容其實偷安不肯為國家忘私任責

晝久長之遠經所以縱其姦謀養成深患是致寶元元年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窮困未有勝筭又至慶歷二年契丹覷釁而動嫚書上聞中外倉黄不知為計不免益以金帛且茍一時之安此二邊所以敢然者葢國家向來輕敵忘戰不為預備之所致也臣深見二敵為患卒未寧息西乏則北助北静則西動必欲舉事不難求釁通和則安享重幣交戰則必敗官軍叛而復和孰敢不許擒縱自在去住無梗兩下牽制困我中國有何

大害而不為邊患有何後悔而長守懽盟渝盟擾邊我則遂困不幸凶荒相繼盜賊中起則彼二敵所圖又甚大矣臣故曰二敵為患卒未寧息臣上之所陳西北形勢乃唐室以前戎人之事也其後契丹自得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所生英豪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立中國家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敵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

彼之所長中國不及我當以中國勍敵待之庶幾可禦

豈可以古之戎人待二敵邪前既輕敵妄戰不為預備

致二敵結禍為朝廷深憂今又欲以苟安之勢遂為無

事二敵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應而起則無復

以金帛可啗而盟詛可約也臣向者累奉德音今韓琦

范仲淹專管西事命臣專管北事臣才識無取濫膺擢

任退自循省何以塞責然敢不強勉夙夜揣摩今輒得

守策凡六事禦策凡七事謹具如左

一河北三十六州軍内緣邊次邊如北京雄霸祁深保瀛漠滄定鎮冀十二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定乾寧永寧七軍總一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敵寇而不得深入矣定為右臂瀛滄為腹心北京為頭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餘十五城為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者定瀛滄各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悉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三十萬定五萬滄瀛鎮各三萬冀二萬

冀在要會之地諸路皆通故比餘郡蓄兵稍多保祁深廣信安肅各一萬保州廣信安肅當入寇之衝故三城呰足相峙欲以交相會合以禦初入之鋒也祁在鎮定之東舊頗慢後來敵騎入寇以鎮定有重兵不肯趨鎮定路才過保州便從東南道出祁深往取冀路寇澶魏故祁深亦須屯兵稍多雄霸漠順安信安保定乾寧永寧各五千北京五萬為諸路救援之兵今河朔平時有駐泊屯駐就粮兵十八萬本城五萬至用兵時增十萬人則戰兵足矣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年閒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也當時城守不敢出所以

寇兵堂堂直抵澶淵幾至渡河為京師患今若使良將帥守十九城分頭三十萬衆左右出入縱横救應閃誤逗誘衝陷掩襲臣雖愚未信敵敢長驅而南也頃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閉城不使出戰者盖恐一敗塗地則無以救援且防中渡之變也今雖用兵三十萬而分置十九城右敗則左救縱失則横援豈更有昔時之虞邪其外十七城不復蓄兵只以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

一河朔州軍長吏最宜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來都不選擇贓汙不才年老昏昧者盡使為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過一二年其間苟且之人只是幹尋常之務其經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人久任以矯前失則異日或有變故邊城不守浸淫深入為患不細其上件十九州軍在河朔尤為要害內定保雄霸滄五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四軍近已得旨選人差定

見施行次北京已有大臣自餘鎮冀瀛漠祁深六州保定乾寧永寧三軍北平一寨亦乞選差長史並使久於其任内績效著聞者優與就遷秩禄及厚加賜予使樂於邊寄亡所怨苦則悉心營職自甘久處或廉勤可尚才有不足者罷之與内地合入差遣若故為乖繆欲違邊任及有罪不可留而法不至死者廢之終身如此則人知禍福必及孰敢不勉别有事件已具進呈

一除上件十九州軍長吏已下並乞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管鈐轄分擘舉充仍委樞密院三班審官銓司選擇不許循入並須三年一替所貴上下得人衆職皆舉用兵之際有可供使與夫臨時外求得失相萬也

一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者民賦有限兵食多缺必須廣為經度其間歲有凶歉謀之不獲或寇至益兵食常不足則暴斂横取何所不至民由是困

盜由是起此歷代之所患也河北自石晉失燕薊之險無所固守是以蓄兵愈多積粟愈厚國朝踵之頗久至景德講和之後兵備漸弛粟亦隨減前年敵忽生變雖强與復和而終非悠久之計自此邊豐已兆向去未有寧歲尤宜謹備禦之策使久而不匱臣輙得養兵二條其一據守邊兵馬合留外屯駐駐泊就粮諸軍悉分屯於河南鄆齊濟濮等州以教以養況其地富實不勞而足率三年一

代遇有警急發符名之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所以畧省河朔誅斂以寛疲民使之安逸蘇息坐待寇至而用庥幾沛然師有餘力可以禦敵其二縁大河州軍起敖倉支移河南民税及漕江淮粟以實之分屯近邊兵馬每二歳一代亦足以寛河湟之困民二者可擇一焉或兼用亦善不然臣恐無事時河北已見殫竭一旦用武又重加斂民必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為仇讎豈暇禦外寇

哉
一河北最號勁兵之處若盡得精鋭則無敵於天下況邊鄙乎頃年朝廷未與匈奴講和敵每入寇唯懼北兵視南兵輕蔑之也我分南北兵各為一軍凡敵陣必先犯南兵南兵潰則并北軍累之而必敗懲此因有以南北兵混而戰者敗走北兵南兵尚多徒能張為虚聲而實不足用臣願自今河北增募土人為禁軍料錢不可過五百文每成一指

揮即代南兵一指揮歸營不數年三十萬盡得北兵不教之精勇則匈奴自當畏服豈敢輕動哉恐議者謂不宜益兵則請於别路罷招以此易彼亡所增矣既得土兵勿戍他郡粮不足則願用臣前養兵二條

一北敵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以視中原用人亦如己國向者燕王威望著於北敵知是皇叔又為王爵舉

天下之尊無與二謂朝廷庶事皆決於王又疑王善用兵天下兵皆王主之嚴刑好殺無敢當者北敵疑此益所畏懼故燕薊小兒夜啼輒曰八大王來也於是小兒輟啼每牽牛馬度河或旅拒未進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裏其畏服如此敵人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故亦見重於敵朝廷有如是親賢每欲妄動未必不畏王而止今春王甍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則北敵

以朝廷為重王之薨則北敵以朝廷為輕矣臣亦嘗念國家將帥既未聞於敵國而親王素有威望為匈奴所畏者又已淪謝且不復更聞有皇親可以為朝廷屏翰者必謂王室孤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動揺此誠宜為敵人之所窺測也臣願陛下親擇宗室中年長知書識理道曉人事者十數人為王畿千里知州慮宗室不達民政且或有任性為事通判位下難規正宜擇方嚴公幹近上朝廷一人為同知州所貴勢均力敵可以共事而無所乖失候歷一兩郡決

知可以獨任則罷同知州只置通判又擇其次者數十人爲千里内州郡鈐轄恐亦未練軍政職事不舉其都監監押未可減省宜擇廉幹歷事之人令共職仍選良守臣伺察而裁處之其年少官畀度其稍堪差使者爲畿縣都監監押雖年少亦須三十歲已上者亦擇良令長以董正之並限二年一替亦用文武臣寮賞罰之法以勸沮之内有勤儉好學接寮屬有曉習文法能治民事者量髙下等第或降詔奬諭或賜金帛或遷官秩有諸過者亦量大小等第或罰俸或贖金或降官甚者召

還黜於宫宅俾之省過一二年復遣補外凡三省過而遂不改者終身使奉朝請如此教育之選試之善者必賞不善必罰臣知不數年當有賢宗室如前漢河間後漢東平二王者不為難矣内可以藩屏王室外可以威示四夷此有國家者之急務臣觀二代已後興王者今日得天下明日封建宗室至于襁褓之子亦皆為侯為王分割土地自成邦國所以分布枝葉庇廕根本張大王室壯觀天

下使英豪無閒辭無異意謂四海之內盡是一姓雖有凶謀變計不敢安動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長久之策也布在簡牘驗之可信令則埋没抑壓僅同豢養縱其非僻殊不教訓雖有說書之官又實虛設是盡欲愚之而不令知善道為善人甚非帝王養宗室之義也至於臣庶之家有子孫弟姪者無不孜孜誨誘使之成器盖特門戶主祭祀若子孫不肖則家道淪没又有擔負之夫微乎微者

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兒尚每日那一二錢命厥子入市學謂之學課亦欲厥子讀書識字有所進益而嗣其家國家富有天下基業全盛實祖宗艱難而致所宜子子孫孫相承不絶為萬世之計豈可宗室滿宫而陛下都不教導任為過惡俾外裔輕笑是陛下自去枝葉而取孤根易揺之患臣竊憂之臣又伏思陛下任李用和為殿前副指揮使任曹琮為馬軍副都指揮使是任親也用和與琮

誠親矣然皆異姓異姓者尚可信之則宗室同姓與陛下是骨肉之親反不可信之哉陛下不過謂宗室無人臣謂今則誠未見其人教之試之當自有人矣今唯朝會時羣行旅進青蓋滿道士大夫見者方知有宗室但出得都城四門之外已不知宗室之有無況天下乎況四夷乎上古直至周世宗其間所歴何啻萬代而宗室不教不試不用微弱之人未有如本朝之甚之極者也宜乎為識者

之所憂而北敵之所輕也且如北敵有南大王蕭孝穆北大王蕭孝惠魯王特哩衮楚王伊勒希巴是其近親者甚衆臣前歳奉使盡與之接又詢其國人未必實皆才武而中原聞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將也其故何哉盖聞其名而疑其有實爾今朝廷若能崇植宗室使聲名漸著聞於北敵亦謂南朝宗室有人根本牢矣藩屏固矣欲謀則息欲動則止古者有以實效濟務者亦有虛聲懾敵者兵尤

重先聲而後實況臣之所說必能聲實相副願陛

下行之無疑

一景德以前緣邊土兵無事時戍本州軍寇至則盡

為逐路部管司抽起沿邊鈌人𨚫以南兵屯守甚

無謂也夫土兵居邊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

情復諳敵兵次第亦藉其營護骨肉之心且又服

習州將命令所以禦必堅戰必勝也若遷入内地

則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敵兵不諳骨肉不在

州將命令不習又為南兵怯弱所累則禦不必堅戰不必勝也北敵唯懼土兵每聞以南兵替入内地敵人大喜故來則勝而回前年河朔有警定師復尋景德故事盡抽邊兵守定州河湟之民大恐以謂官軍必敗幸而敵騎中止不見失律不然喪師必矣臣願自此若敵入寇沿邊土兵只在本處不復令部管司抽移若逐處土兵尚少即以南兵益之如其有餘方許部管司抽起況部管司自有

近裏州軍土兵可以聚而為大陣矣臣上篇議十九城分領兵三十萬出戰餘十七城係近裏州軍只用鄉兵守之更不出戰其逐路部管可於十七城聚大陣兵矣邊兵勇悍不畏堅敵敵騎初入使當堂堂之鋒或得便可戰必能取勝則近裏州軍人心自壯則雖是南兵之怯亦自增氣苟以南兵在邊遇寇一敗敵騎乘勝而南則表裏震恐雖精鋭盡在部管司亦已沮喪安能保其全勝哉

一景德以前匈奴寇邊必由飛狐易州界道東西口

過陽山子度滿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出兵廣信安肅之間大抵敵騎率由西山之下入寇大掠州軍然後東出雄霸之間景德前二州之間塘水不相接因名東塘西塘二塘之交蕩然可以為敵騎歸路遂置保定軍介於二州以當敵衝厥後開導不已二塘相連雖不甚浩渺而敵路亦少梗矣然或窮冬氷堅或旱嵗水竭亦可以濟未為必安之地雖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則敵騎無以過矣自

餘東從泥茹海口西至保州一帶數百里皆塘水瀰漫若用以為險可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數十里亡塘水之阻敵騎可以平入敵若守盟不動則我無先發但用臣上篇屯兵之法足以固守萬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轉禍為福逞志泄憤矣何以陳之今敵若寇邊必由廣信西來敵騎初入境沿邊州軍堅壁亦不得出兵敵必不顧而進將入鎮定亦堅壁敵必易我而懈於是令廣

信安肅保州三城開辟會兵張虛而不與戰敵必分兵來禦已而令鎮定互開辟復不與戰彼既前後受敵必未敢長驅而南於是我急從滄州取海上路以數十艘出輕兵三千趨于州入寇家口咫尺燕薊滄州至北界平地水路約五百里不數日登岸地肥水草美不必重齎 計其日然後自雄霸之間即景德年敵騎東歸之路也 又出精兵直抵燕京會滄州兵擣其腹心破其聚積彼見兩下兵入則莫之為計矣燕地既亂入寇者必有歸心

又為王師所牽而不能遂去於是乘其向背之際使沿邊三城及鎮定兵合擊必大破之追奔及燕盡逐敵兵過山後敵兵入界則整若敗而出塞則紛然散走無復行陣易為驅除矣則敵騎無復南者因其妄動可以一舉而復全燕之地拔數郡陷兵之俗平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謂必無遺策矣既以兵守四關口外唯西山後有新開父牛鐵脚猪窠三口敵人以通山後八州之路然皆峻狹不容車馬敵人鑿山為徑只通人行險峻非兵行之道雖

不加防守亦無所害或於口側少伏兵馬縱敵入寇發伏可以盡殺之假如陛下謹重未欲盡舉復燕之策即請寇入之後頓重兵於西山下敵騎有所掠而東出亡路進退不遂我於是以十九城之兵分布掩擊必使退敗保無深入之患敵勢既屈與物則削與和則久亦制匈奴之下策也

一燕地割屬契丹雖逾百年而俗皆華人不慣為匈奴所制終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國不能與我為主

往往感憤形於慟哭臣前年奉使邊廷邊上往復數次邊人皆勸臣無重契丹以困民萬一入寇我沿邊土人甚有豪傑每一豪傑可自率子弟數百人為官軍前驅願朝廷復取燕薊吾等却為華人死亦幸矣臣竊壯之慰諭而退朝廷之力未及外禦遂虚邊豪之請雖臣未嘗忘懷思為異日之外用自後不輟尋訪所得邊豪頗多將來敵若寇境臣必能以所得邊豪令自率鄉户各成一隊或為

嚮導或為內應或破陣或攻城大可以為王師之助矣其始去則質其家其成功則厚其賞臣不患其譎而反為害也

一古者有外虞則以敵國攻敵國中國之利也朝廷西有羌人之患力足備禦不假求外援以自助唯是北敵強盛十倍羌人異日渝盟悉衆南下王師力若不給則禍未可涯宜求所以牽制之術使有後顧而不敢動則有所憚而不能盡銳以來我力

足以禦之此不可不慮也今契丹盡服諸番如元昊回鶻高麗女真渤海蕜惹鐵勒黑水鞨室韋達靼步奚等弱者盡有其地強者止納其貢賦獨有高麗不伏自謂夷齊之後三韓舊邦讀書禮義之風不減於中國契丹用力制之高麗亦不戰後不得已而臣之契丹知其非本意頗常勞於制御高麗亦終有歸順朝廷之心臣伏見淳化年中其國王治遣契丹兵入境遣使元郁來朝納欵太宗不

從但婉順回答又於咸平年中其國王王誦遣戶部郎中李定古來使真宗不納但降優詔而已又於祥符七年其國王王詢遣工部侍郎尹古貢表來使表稱今斷絕契丹乞歸附大國仍乞降正朔并皇帝尊號真宗又不許陛下即位後天聖二年復曾遣使來朝朝廷差柳植管接其事甚近可以按證前後高麗四次遣使修貢每來必言不願附契丹而願歸朝廷終不允納雖然高麗款附之切

如渴者望飲飢者望食無一日而忘也但畧遣人翹發則其來必矣來則善遇之許其歲朝京師賜與差厚於前以回其心優為詔命之辭以悅其意它時契丹復欲犯順以逞志我遣人使高麗激之且約曰契丹往年無故侵高麗三韓之地今又累興師深入誅求無厭高麗甚苦之我先帝重惜民命不欲數與之鬬故歲遺厚幣於茲四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施肆毒犯我邊境我軍民並怒皆願

死戰我不敢違衆師行有日高麗又舉兵相應表
裏夾攻契丹敗則三韓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庫盡
歸高麗我秋毫不敢有但止復所割故地爾高麗
素怨契丹侵其地又怨每歲斂取過重向者恨無
大國之助以絶之聞今之説必然從命然則契丹
不足破也或者疑其納高麗則契丹可以為釁端
不便臣答曰前歲之隙豈為納高麗與辭邪北敵
之性變詐多端茍欲背盟何説不可豈宜動自拘

礙不敢有為直俟禍來坐受其弊愚者尚不肯如
此況謀謨天下之事乎高麗果入貢假契丹來問
我當答以中原自古受方國之朝獻矧高麗素禀
朝廷正朔但中原有阻今却復舊好使我何辭阻
絶之與契丹納諸國之欵一也契丹安能使我必
不納高麗之貢哉臣又思之若契丹寡弱不足為
虞或能謹守盟誓無陵侵中國之志則何用遠納
高麗之欵而忽契丹之約今契丹盡吞諸蕃事力

雄盛獨與中原為敵國而漸有憑陵之心況前歲
己生釁隙自知不直謂朝廷僞增金帛後圖釋憾
不久又將先有以制我焉發而謀之則不及矣經
營措置今及其時臣又嘗聞契丹議曰我元昊與
高麗約連衡攻中原元昊取關西高麗取登萊沂
密諸州又曰高麗隔海恐不能久據此數城但縱兵大掠京東官私財而去我則取
河北三十六州軍以河為界臣聞此久矣萬一果
如斯說臣恐朝廷必無以制之外寇如此窺圖中

國中國但因循日過一日臣不知終久如何夫高麗累年貢奉朝廷朝廷終不許遂决志事契丹所以為契丹用也契丹所使無令不從今朝廷能許高麗進貢正遂其久志則必反為我之用矣契丹何能使之邪臣熟知高麗雖事契丹而契丹實憚之天聖三年契丹嘗伐高麗是年朝廷遣李維奉使高麗敗契丹兵三十萬疋馬隻輪無回者自是契丹常畏之而不敢加兵朝廷若得高麗不必候契丹動而

求助臣料契丹必疑高麗為後患卒未敢盡衆而
南只此已為中國之大利也臣願陛下行之無疑
一鎮定西山有谷口十餘道盡通北界山後之路景
德已前不甚迹熟盖溪澗峻狹林木擁遏故敵罕
由兹路而入雖有來者亦必艱阻臣頃聞河朔人
說契丹自山後斬伐林木開鑿道路直抵西山漢
界而止今則來往通快可以行師臣亦細詰其由
云契丹舊亦疑朝廷有復燕之志恐天兵渡界河

直北趨燕京則敵人欲出我不意由山後進兵旁擊鎮定横行河朔牽制王師以觧収燕之患也臣必料往年縁邊已曾探報聞于朝廷今或契丹自廣信安肅入竊我必以重師禦其鋒若有西山别衆出于鎮定横行背擊官軍敗績則大事去矣兵家切務不可不知當得能幹而謹密者陰往經制如何屯戍如何捍禦必有可以勝之術先事而定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

一祁深二城舊非要郡宿兵至少故城壘迫而陋不甚修葺竊聞契丹今復入寇知吾重兵屯鎮定不肯南面直走纔過保州便取東南路由祁深以來祁深二壘當廣而高之以防攻逼誓書言不得創制城池若因而廣之則無疑又曰敵既憚鎮定而忽祁深必謂二城兵寡不戒而過我若乘其不備使二城潛出精兵首尾應而擊之必大得志此係於臨時非可預度然亦當知之俟其變則易為謀矣

一漢唐以前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鴈門定襄等路蓋當時中國據全燕之地有險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來也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敵騎直出燕不復尋定襄等故道今朝廷若留意河朔邊鄙有備敵不可得而入須求别路以來路或雖可入寇苐取定襄等路為犄角之勢則河東不得不大為防或創立城池或造作險阻何地可以設竒伏何路可以出牽制此須預為經度素有

隄備則臨時足以禦捍應卒不至倉皇使與河朔

表裏相應寇不能逞其欲實邊防之急務也

右守禦二策總一十三條是臣庚辰壬午二歲奉使契丹日於河朔往回十餘次詢諸緣邊土兵并內地故老博采參較得之甚詳及到敵廷議事又頗見其情狀以至稽於載籍質於時務用是裒聚撰述以副陛下委責之意即非臣任胸臆罔聖聽惟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未可者交相致詰而是正之臣必不敢持已

狥私旁拒衆證兩府亦不得畏事養病而無所發明如此則庶幾謀行而患可弭矣臣聞古者人君遭患難則退修道德可以無咎是故文王出羑里純任教化而終滅獨夫勾踐脫會稽𠪚精武事而卒破夫差又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是故陳主答書悖慢而楊素下殿請死蔡賊跋扈難制而裴度誓不兩全終之隋滅江南裴度平淮西有以見古之君臣所為各得其道無不建功立業聲流後世者也昨契丹背約呼索無厭朝廷以

中國之尊敵人敢爾陛下固未聞有文王勾踐復讎雪恥之心臣亦未見有揚素裴度死難平賊之志如此而望排患解紛建功立業如古之君臣何可得也臣計北敵勢方強盛可以為寇而輙肯議和者有謀也謀而後舉以為萬全之策也又計中國之勢如人坐積薪之上而火已然雖焰未及其身可謂危矣北敵之強既如彼中國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求所救之術是欲秦之魚爛梁之自亡耶臣備位樞府夙夜憂畏恨未得死所少

紓國難頗觧臣容職與河朔一要郡得以效拙經營邊事雖未敢必謂無虞然料或可稍寬陛下北顧之憂矣

伏惟早賜裁幸

弼又論契丹不寇河東上疏曰臣昨日垂拱奏事准宣諭今來契丹雲州受禮恐於河東作過令兩府設備實由臣誤荷奬擢無所施設致此外寇上煩聖憂聞命震驚不遑啓處然退自思念僅得粗畧切謂契丹必不寇河東其事有九無名一也動稱王師不肯竊發二也河

北平坦可以長驅必不由河東險阻而來易入而難出三也河北富實河南虛乏必不肯擊虛乏而令我備富實地四也河北無備河東有備黠敵萌南下之心久矣臨事必不肯捨無備而寇有備五也若欲乘我不測而入當行詭道出於倉卒必不肯先報雲州受禮六也契丹始與元昊相約以困中國前年契丹背約與中國復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國所益之幣因此有隙屢有怨辭契丹恐其侵軼於是壓元昊境築威塞州以備之而

保族累殺威塞役兵契丹又疑元昊使來遂舉兵西伐驗之非詐今必無會合入寇之理七也契丹惜燕地如人惜心腹若寇河東豈不防我攻燕為牽制之術于今不聞偷燕八也契丹自得燕薊不復由河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丹不寇河東必矣臣今但論目下不為河東之患過此以往則非臣所知臣謂契丹異日之禍必在河朔（河東只可為牽制之地）所以臣近奏河北守禦之策因乞守一要郡自行其事下二府議之未合只且令

田況往彼按臣所説此乃平時悠悠所為非今來確乎至急之意也河朔二三年來雖名為設備其實未堪禦寇乃是張豫備之虛聲適足重敵人之姦計為患愈大不可不思臣前歲奉使契丹理當無所增賂蓋為朝廷方盡力西郡未遑北事於是忍羞自屈歲益所入聊以欵兵緩禍而望雪耻於後也臣今欲乞必願俞允不任多兵備敵以安元元至於身羞國耻庶幾可刷臣不勝

大幸

弼又論元昊所上誓書上疏曰臣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表奏辭禮恭順一遵朝廷所約只是疆埸上微有商量候楊守素等到闕乞與婉順商議示以必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為其恭順却於元約事外别有詰難邀勒所宜多方容納令無倫我心則必盡力與契丹相持若二寇自相殺伐兩有所損此朝廷之福天之所假也苟議絶和約或大叚拖延不成則元昊必復與契丹合而為患如故此必然之理也臣料契丹必未肯與朝廷絶

好余靖此去保無他虞將來若遣謝使所齎謝物不可過數苟多無益更乞深加詳擇

五年弼為河北宣撫使論河北七事上疏曰臣伏以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也古者未失燕薊之地有松亭關古北口居庸關為中原險要以隔閡匈奴不敢南下而歷代帝王尚皆極意防守未嘗輕視自晉祖失全燕之地北方關險盡屬契丹契丹之來蕩然無阻況又河朔士卒精悍與它道不類得其心可以為用失其心則

大可以為患安得不留意於此而反輕視哉臣昨奉詔宣撫自度河而北徧詢土人熟知祖宗以來邊防事機者觀其所說皆有條理太祖太宗之時契丹入寇邊兵或有喪敗而不能長驅真宗初邊兵亦少失而有長驅之患者何哉蓋太祖太宗時屢曾出師深入攻討及寇至又督諸將發兵禦戰敵騎雖勝知我相繼開辟援兵四至無退藏之懼是以怱怱出塞不敢長驅也洎真宗即位懲喪師之衂遂下詔邊臣寇至但令堅壁清野不

許出兵縱不得已出兵只許依城布陣又臨陣不許相殺賊知我不敢出戰於是堅壁之下不顧而進一犯大名一犯澶淵是故雖無喪師之失而有長驅之患真宗再駕河朔幸而講和不然事未可知也臣嘗為史官竊覽國史以土人之說參驗之大畧相合既得祖宗朝守禦利害又伏思今來事體不及祖宗朝其事有七朝廷號令不一前後自相牴牾事有緩急四方不能遵行北敵苟動必有闕誤此號令不及先朝嚴明一也自西鄙

用兵今七年大小凡經十餘戰每戰必敗官軍沮喪望風畏怯此威令不及先朝震赫二也北敵之衆又非西賊可比苟有變動何由以威武取勝兩府大臣不敢主事設有所主斷然而行則横議羣興惑亂聖聽以此往往破壞暫行復止是故朝政不舉北敵苟動事繫安危誰敢為朝廷主行之四方多事此執政事者不及先朝大臣主斷三也天下之人恩信不及配率重大擴肌及骨悲愁怨恨莫不思亂近年凡有盜賊應者如雲足見

人心多叛北敵茍動大兵四集百姓必有覬覦而起者

自憂內患不暇豈暇防外虞哉此民心不及先朝固結

四也朝廷費用浩瀚財物殫竭取於民則民人已困取

於帑則內帑有限今河北諸州軍唯粮儲稍有準備外

其餘藏庫無不空虛北敵一動所費無涯今未有財用

所出之計此財用不及先朝豐足五也外有強敵窺窬

中國或攻或守須得健將今河朔止有一二人可充偏

裨五七人可於陣中役使北敵茍動大兵畢集都未有

將帥統領此將帥不及先朝有謀勇而輕戰陣六也軍政隳弛士卒驕惰居常少有鈐束不過笞箠已謀殺害都將結扇逃背若急有調發使當矢石則豈無變亂與外寇合勢為孽昨保塞事起滄州兵欲刼瀛州莫州兵欲刼順安軍自餘至城下者無不白日刼人殊無畏憚其事甚近可以為驗此士卒不及先朝肅整七也上件七事盡臣目覩耳聞不敢緘默恐係邊防大計伏望陛下特留聖念以先朝已試之效而革因循之弊奮自宸

斷以為久長之策不勝大幸

仁宗時蔡襄知諫院論拒二敵皆為邊患上奏曰或曰今拒二敵皆為邊患何以處之臣謂校輕重之勢執理道之直者行之然沿邊亦須備若契丹一舉我軍未能決勝則人心摇動中國之勢十去五六況元昊之和未決契丹以兵脅之二敵通謀元昊當陜西契丹當河北合兵而出河東則中國所備者衆而兵勢分此天下至危之勢也

襄又奏曰或曰前所陳沿邊地形之勢勝在我其利出
攻乎曰出攻未見其利也何則我雖有地形之勝而西
虜之地亦多險隘是皆有地利但為客者敗多而為主
者勝多耳今若興兵出攻且西虜地無水草又飛芻輓
粟崎嶇山谷虜必深遁遠去我若進攻虜必遣兵依險
設伏絕我粮道進則不得攻止則粮不給退則必有掩
襲之兵此出攻其利少也或曰既不可出攻又不可通
和但增兵守邊縻費轉多虜何時可破乎曰若邊郡帥

臣能設計誘之使其來侵而敗之然後元昊可得而制也此最為上策

襄又乞大為邊備之要上奏曰或曰契丹事宜如此朝廷應副添兵擇將可以禦之臣謂不然不去其弊不求其要兵多益分危事也臣所謂求其要者一曰變軍法二曰委兵柄於必戰之人三曰擇偏裨於行陣四曰去無用之兵五曰分守兵與應兵為首尾救援之勢六曰擇要害郡縣之官六者既修然後可言邊備若因循舊

弊未見可勝之期此方今至急之務也

襄又乞拒契丹之請上奏曰契丹今以兵助中國討元昊偽為善意朝廷若不從其請契丹必以為詞又駐兵雲州正當鴈門之路或便盟好即為邊患河東河北必為大備或曰契丹今在雲中只是帳下兵馬不曾點集他部必非大舉臣謂元衡歸既得此事端傳檄而起不踰月而大合豈得不為患哉患在目前若拒契丹則當速為備

裏又請納元昊使人上奏曰右臣等伏見北敵請絶西人使纔去而西人納欵之信已來從北敵則畏西人納西人則畏北敵不審廟堂之上何以為謀自元昊寇邊以來國家有累敗之羞而無一戰之勝復忍耻屈體以金帛買和又不能自為而假手黠敵當敵人對梁適遣耶律音使元昊之時中國今日之患已萌矣而中道有可悔之理而大臣執不悟之迷事至於今勢何可已使北敵晏然不動俟和而邀功故已為吾大患二敵詐謀

一來納欵一請絶和而使中國絶和莫知所從亦是為患二敵實有釁而相攻使中國納西則違北心顧北則失西好亦足為患然等為受患宜擇其輕何謂擇輕速納西人是也今料二敵者不過直疑其實有隙與實無隙耳且俟我和西而責報是敵本志今和垂就而反請我絶之其意何在豈非彼銜其強自是能指麾中國謂和必由我不和亦由我欲使元昊必信中國和與不和皆由之故託有隙之名而遣絶和之使茍中國遂從其

請則元昊不得不信中國動止由於彼也是北敵一與西賊為有隙之名使元昊遂信中國不得自由此則北敵之舉南則指麾中國西則能信服羌人他日却為元昊服罪之名又使中國通好則度吾今已從其請則後日必不能違茍至於斯中國不能為國矣以此言之二敵雖無隙而詐來請絶不可從之必矣若實有隙則納西人粗為中國之利西人新與北結疊而與我和得無南顧之憂而東併力以拒之必不肯輕絶吾盟北敵萬

欲西戰元昊吾雖不從其絶和亦不有力分兵而寇中國以此而言雖實有隙尤宜早納西人也伏以二敵交搆中國憂危蓋由從前所議參差兩端不決切恐西人已到議者尤更遲疑伏望聖慈決於睿斷

襄又乞通和之後早計費用上奏曰自趙元昊狂悖以來朝廷日日發關東兵馬以為邊郡守備然沿邊州軍自來只約見在人馬芻粟為一二歳計今者增兵與馬比舊必多數倍至於饋運芻粟轉輦兵甲修葺城塞燕

犒給賜之費日以益廣若終一歲而計之其費用之物大率必倍多於每歲既邊兵未有罷期則其費愈多臣恐年歲之後必有議者建白請賜元昊金帛與之通和者臣謂此謀非國家長久之計也若元昊削去尊號臣禮如舊朝廷但赦其罪亦不當大與金帛與之金帛是為狂悖而得之況元昊豈肯削去稱號何名而賜之金帛與之通和哉國家遺北敵其費不少若更與西虜通和使北敵窺中國之強弱而啓其狡心不細事也臣謂

朝廷將來罷通和之議莫若早計度減損費用之物苟費用不減於舊日則何以持久而制狂虜也

宋庠在崇政殿與樞密院同答手詔曰臣等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慈召赴崇政殿面賜手詔各一封仍令中書樞密院一處商量對答聞奏者伏讀聖訓震駭愚衷退獲詳研稍分條目乃知皇帝陛下防危於慮表求策於事先欝悼諄勤徧咨良策此誠聖人勞謙思治博索廣詢不以睿哲掩尋常之謀不以高深辭淺近之益雖舜

好問禹拜言無以過此奚獨臣等幸甚抑亦天下幸甚

然臣等與聞幾事皆忝近司自去歲春陛下有秘殿疇

咨之勞迎陽敷納之廣是時中書樞密院亦合條對急

政尋曾面諭以謂兩府者佐天子決大政揔四海謀議

評百官能否或片言可以防患或寸效可以佐時凡有

見聞便當裁處不須承命然後告猷而宸旨丁寧辭不

獲免靦顔待罪粗述大綱雖荷天地包荒之仁終慙股

肱同體之美今者再煩清問是重前尤既不敢固拒詔

音仍且許協陳公論銜恩被貸無可寘言敢不悉心同
上愚對謹案聖詔大畧以今契丹因有西征之役遣使
來告深慮狡黠别有邀求詭譎多途將何回答臣等竊
謂敵人之性雖不可以仁義禮法為期待文書言辭為
約束見利則動緣間則爭狡詐猶疑固其常態至於向
背之勞逸利害之輕重雖曰匪人亦將有擇契丹自景
德通好垂五十年冠盖相望於歲時金繒沓委於幽朔
戎馬不汗而坐収厚利邊烽不熖而自稱鄰國彼若常

保此誓可謂逸而不勞常獲所資可謂利而無害今戎自遠信順固作端倪必欲渝盟以圖入寇是則部落嘗調發之苦酋豪須嘗餌之科穿塞必有矢石勝負之憂掠野不過牛羊廩窖之獲我若堅壁以持重蓄力以待疲去則不追來則固守但恐彼之所獲不復有五十萬之數矣捨交聘就戰鬬則背逸而向勞絶歳輸謀掠奪則利輕而害重果從此舉是謂無謀況今特聘之來未失睦鄰之意且西北搆釁邊境具知既議出師固當通

問昔歲高麗之役近年河西之行皆遣使人實為成例
未聞前來兩次別有他求兼契丹常作大言欲平西夏
今若乞財助費便為示弱於人遂揣敵情恐無此理萬
一狂狡實有過言則對答之間誓書可復彼曲我直何
懼無辭然必望朝廷且鎮之以靜淺謀横議抑而未行
聖意又慮詐報西行陰為南顧山川地形甚處可為控
扼臣等竊以自來河北河東兩路各有控制走集之地
救應邊陲之所只緣保守信誓不敢明作改張必緣此

使人便遠舊約則可勑此兩路馳案邊屯或展塘水以扼兵衝或築軍城以遏賊道塹山堙谷何所不為樹師分兵唯變所適事至而應亦匪後時聖意又念方面輔翊之材帥領偏裨之舉或難於自薦或須藉衆推威禦綏寧堪為鎮靜者臣等以謂將帥之器非獨今世所難得威禦之略顧亦前代所希逢然自古聖帝明王選才擢士未有借才於既往待俊於將來必以一世之人治一世之事不可謂將無韓白而廢軍師吏非龔黄而去

守宰顧其策勵奬育任使之術何如耳茍得其道胡恤乏才若能賞不過功罰必當罪上無姑息之施下無僥倖之求則雖懦夫可使握節以制軍女子可使攘袂以赴敵又况擇材武之長用訓練之師哉大法一行則賢者不得藏其謀何煩於自薦智者有以申其用何待於衆推而綏寧鎮禦之方唯所使矣聖意又念河朔軫救之外軍儲闕乏及向去財用如何省節加以冗兵尚衆戰馬未孳發于焦勞並令周悉臣等伏以冀部不幸決

溢為災中路州軍例遭湮沒此則非緣它故專為河防民戶既已流亡田畝未能耕藝且可恣其所往以就廣饒所在撫綏庶幾存活議者多欲使州縣出粟以救其命虛倉餔餧誠是深仁連營之儲更非小事欲乞嚴勑三司及安撫轉運等使凡係本路浮費且令一切罷之專以調食為先次以安民為急若向去秋夏西路豐登必有餘波可蘇疲瘵至如冗兵一事最是減費大端日近雖累降指揮並令揀退天下剩員萬數亦已別行催

督其餘條貫敢不申明此則向去財用省節之矣若廼戰馬登耗事存監牧然自昔生馬之地今皆不屬中州唯藉四夷與官互市切聞邊關黠詐未嘗肯出名駒徒費財珍例多駑劣其源若此為弊實深自餘坊監官司華戎貿易更乞下羣牧制置使多為條約以量價直重明賞罰以督蕃孳常或舉修亦恐可登舊數然臣等今來所陳數事即是日夕奉行行而復言理不踰此竊恐衆臣議論別有所長欲望聖慈盡取將相學士以下對

詔之文降付中書樞密院商量行遣匪徒逃尸素之責

固亦合中外之詡天下至公於此為美惟陛下留神財

幸

庠又荅手詔曰伏奉手詔以賊昊未平邊防用武上煩

聖慮諮及具臣竊以賊昊旅拒偷生巢穴深固若或興

師出境必須命將得人又緣承平以來久無征伐縱有

驍勇之士皆非餘歷之流況復饋運之閒勞費斯甚陜

西民力配率已繁更或隨軍愈難應副且當靜守頗謂

得宜今來邊臣例循舊轍靡營禦寇之策但急濟師之言須立定規俾從經久縁邊州郡皆有熟戶蕃兵不能訓齊但務姑息雖有弓箭手人數甚衆其如部伍未明至於本城蕃落定功之類亦未嚴整凡所防托悉藉正軍是致調發之煩不無科率之困復又多立小寨倒蓄糧儲無事則兵勢虛分臨敵則不能自固奔衝掩襲職此之由所宜委自轉運使與逐州長吏量其戶口籍定土兵每至農閒輪番教閱仍選勇敢有部轄之人充等

第將校具熟戶著兵亦須點集齊整撿括人數與本城及弓箭手每臨陣敵前後節次使用所有賊兵出入道路合行把截去處並可展置大寨令弓箭手與本城兵士守把其諸小寨不可廢去者量留側近土兵看守探候不得廣積粮草所有朝廷差去某軍只委自部置鈐轄路分臣僚相度賊勢遠近策應如此則固守有常東兵可減蓋資其土人服習道路彼中若有點集易為探候自免奔衝而又兵籍素定經費有涯轉餉之勞漸可

撙節自來每招役蓄戶耗蠹頗多主帥但納其虛言臨
陣恐成於悮事今後不須枉用金帛更有招收其逐州
長吏能訓練兵師修完戰備膽勇材幹為人所稱朝廷
當與保全不責小過歲滿成績增秩再留使之恩信及
人用明奬激臣等素不知兵叨居近列欽承睿問莫副
天心無任戰懼之至
庠又答内降手詔曰伏奉二月二十七日手詔以逆賊
元昊阻命西鄙令臣等細畫方畧並具實封進入者仰

讀天旨伏用震汗臣等愚駑無狀待罪宰府聖恩含養
弗暴所瘝夙宵惟念未獲云補乃今羌戎小種違背恩
盟輕為風塵穿盜邊塞而將吏未習烽儆弗明蒐然逆
醜遂積天罰此皆臣等謀猷疏暗奉職不稱之咎也陛
下幸開大恩不忍加誅丁寧垂喻俾悉其意此誠謀及
卿士詢于芻蕘之成訓然臣等旅服三事義殊百辟以
謂中書門下政令之所出也朝夕之所詢也事無鉅細
謀無遠邇皆可罄率庸淺日陳于前隨宜制務靡容有

隱不當更竚清問始復條列至於守禦方畧之要則與樞密院立可議定饋運便宜之常即下三司轉運司坐見虛實凡所關啓略皆施行此陛下之明恙也雖使各述爾志亦不出于兹矣惟詔旨内深入討擊一事臣等自來未敢輕議非謂沮損威重直以勢有輕重時須進退請試言之夫中國之人習見承平久矣將不六十不更金鼓戰陣之事卒不五十不經疆埸馳鬬之役齊民編户租賦之外不知差調率斂之勞猝然有警孰不驋

動自劉平石元孫陷沒之後邊防震擾吏氣沮傷奏報相銜安增敵數或言四十萬或稱三十萬故敵未攻壘先上城門賊已出界尚求兵援將帥庸懦亦緣人情未嘗諳歷故也今若更責未習之將驅嘗敗之兵討已熟之虜而希百勝之術無功必矣故臣等近者但乞本路修峻城堡以遏奔衝籍閱強壯以擬緩急速遣韓琦等馳至邊郡采訪利病補理頹敝且為今秋守禦之策仍令紓放倚閣緩責轉輸綏撫西人務令安堵且亦申戒

邊將以時訓練使賊去勿追此上數事雖皆老生常談然當今守邊之策未有易此者也臣等又料狡敵狃忲必須再謀寇抄欲乞諭縁邊守戍因賊入境之際或羸師以誘之或伏險以邀之或竒兵夜斫其營或堅壁盡挫其鋭務據便地勿與馳逐俟其疲老則犄角以襲之如此一經創艾則可以漸謀覊服矣臣等熟計莫便於此至若臨機處可應變弛張一二之言非可豫述事至中覆未為後時然敢不策發惷冥以須期會思有以伐

謀決勝少報萬分然後退就田里誠無所恨謹昧死上
愚對惟陛下幸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七